



鹰首壶：

昂视千古

□ 徐春光 吕光玉

古代的礼器用于礼制，制式严谨，但并不拒绝想象力丰富、造型独特的珍稀之作



藏于山东诸城市博物馆的战国鹰首壶，因其顶部被别出心裁地制作成一只双目高突，昂视长空的鹰首，故而得名。同时，壶盖的上方有一个可供用手提携的横梁，又被称提梁壶。这个造型独特的壶出土于诸城市臧家庄的一座战国时期的齐国贵族墓中。齐国地处东夷族的旧地，齐国建国初期对东夷族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因此保留了较多的东夷族的风俗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齐国贵族使用的这件以鸟的形象为造型的重要礼器，与东夷族敬鸟为神的习俗影响有密切的联系。

壶是古代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生活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陶壶。到了商周时期，壶又成为青铜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史书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它们的记载。《诗经》中云：“清酒百壶”。《孟子》中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周礼》注解中曰：“壶，酒器也。”由此可知，壶是古代人们主要用来盛酒的器皿。

在奴隶社会，统治者制定了整套的礼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于是某些青铜器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即所谓的“藏礼于器”。原来是日常生活用品的铜壶，也成为重要的礼器之一。正因为如此，古人对铜壶的制作是非常好研究的。根据不同的用途和主人的地位喜好，壶的形状或方、或圆、或高、或矮、或精美华丽、或新颖别致，雕精细刻，一丝不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铜壶也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风格和特征。一般认为，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壶，庄重浑厚，纹饰华丽。到了春秋战国，则变为制作轻巧，纹饰简朴。鹰首壶则巧妙地将两者聚于一身，既继承了商代、西周的传统，又表现出了春秋战国的特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它的设计构思有着独到的过人之处，将壶顶作成仰视的鹰首，利用鹰嘴的自然形态作为壶的流口，形象逼真，自然流畅。当人们提着横梁倾斜壶身倒酒时，鹰嘴的上唇便可自动打开。倒完酒后将壶直立，鹰嘴又会自动合闭。整个壶盖用铜环与提梁相联，既能自由开启，又可避免脱落。这独具匠心的设计，科学地将艺术观赏与实用功能，自然形态与人工制作有机结合在一起，惟妙惟肖，天衣无缝。在表现形式上，运用浮雕技法，使鹰首的双眼高凸于壶顶之上，格外引人注目。这大胆夸张的表现手法，更加突出了鹰眼那敏锐犀利的本能特征。鹰嘴则采用圆雕技法，比例和谐，结构严谨，线条丰满，形态逼真，大大增强了造型的立体感和艺术感染力。整个鹰首制作规整，雄健有力。较多地保留了前代铜器中的严肃庄重、凝练浑厚的遗风。而壶身则器壁轻薄，纹饰简练，表现出战国时代的明显特征。设计者采用了由平横的凹槽组成的瓦棱纹，装饰壶身，利用横线条能使人产生稳重感的效果，使壶身在轻巧中显现出稳重，简朴中透露出华丽。与鹰首相辅相映，浑然一体。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对自然界中客观事物的反映。一件重要而特殊的物品，往往与人们的信仰、宗教意识及民族传统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鹰是飞鸟中最具代表性的猛禽，看到鹰首壶那栩栩如生的造型，不禁使人联想起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鸟类。鸟能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既能躲避陆地上野兽的侵害，又不受山川湖海的阻挡，成为古代人们崇拜敬仰的偶像。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陶，就是一个鸟的形象。

现在，鹰首壶不但是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一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友好使节。它曾到日本、英国、奥地利等多个国家巡回展出，令外国观众拍手称奇，赞叹不已。上世纪70年代，鹰首壶的照片被邮政部门制作成了明信片。从此后，它就像插上了翅膀，飞越大江南北，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欣赏到了这件稀世珍宝的动人风采。

现代人 中国风 国际范

今天的相声新锐与前辈相比，大多有更高的文化教育层次和更大胆的开拓

精神，他们标新立异、打破常规，给相声界注入了更多现代因素的活力和动力

相声新生代：

旧瓶装新酒

□ 温济聪

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表达方式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如今的相声节奏更快，包袱更多、出现得更早。”李寅飞解释说，观众更喜欢节奏更快的相声，很多人来小剧场是为了解闷逗乐，希望能给他们带来欢笑的包袱早点出现、频繁出现，如果包袱出现太晚，有些观众就会等不及。

“而在语言特色上，相声也可融入日本漫画题材、英美剧、脱口秀、韩剧等特色，在语言层面更为融合、创新；当然，内容上还是要做到‘三贴近’，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传统相声贴近的是当时的陈年往事，如今的相声应该贴近现代化的生活理念，语言上可以多融入一些网络热门词汇，内容上融入老百姓常聊的热门话题。但语言、内容上的创新，不能破了相声的老规矩，改编的前提是确保相声的本质。”年轻相声演员李宽说。

以李寅飞创办的将“北京孩子北京味儿”作为口号的“大逗相声”举例，其特色就是要体现新颖。不管是对传统京剧经典唱段《三岔口》的重新演绎，还是将广义相对论与物理量子理论在表演中幽默化“应用”，“大逗相声”的创作题材、传播理念不仅脱胎于传统，也富有现代气息。如《杂谈北京话》《国安日记》《大话古文》《大话鲁迅》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作品，无论哪个年龄段的观众都较为容易接受。

当然，对李寅飞来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博的经历给他带来一些“文艺范”和“相声思考”。他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民间说唱艺术的都市传播》将从文化、心理、公共三层空间解读清末以来北京地区的曲艺传播路径。“在清华本硕博读书的经历，让我更加注重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便于创作出更多时效性强、新颖度高、符合受众需求和心理认同的创新作品。”李寅飞说。

“同时，要想传承好这门百年艺术精华，还要学会如何把它‘旧瓶装新酒’。诸如‘吃了吐’‘顺竿爬’等传统独特的逗笑方式深受观众喜爱，但年轻演员要把这类传统的语言逗乐技巧，与极具时代感、现代感的新潮内容巧妙结合，才能符合受众年轻化的新潮流。”曹云金说。

靠大脑吃饭

思考能力、逻辑能力注定了
一个口头文学艺术家的未来

有数据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活跃的相声社团有500多个，会说相声的人约有2000多人。虽然近几年相声市场的冷落有所改观，但相声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依旧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相对于其他艺术来说，相声目前的入门门槛比较低，相声演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举例来说，钢琴有十级、八级，古筝也有考级曲目，但是包括相声在内的大多数曲艺并没有等级考试，也没有较为具体的教



一张嘴，可侃遍茶余饭后的悠闲生活；一副御子，可奏响古今中外的沧桑巨变……而随着社会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断提速，相声这种民间说唱曲艺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新机遇。一方面，传统经典相声需要经过不断地传播、演艺，才能更好地流传世间；另一方面，面对如今不同的市场环境，相声亦须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方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焕发出新的生机。

现如今，有不少80后、90后的知名年轻相声演员被观众所熟知。中国传统相声在年轻群体中有哪些传承故事，年轻力量给相声带来哪些创新和改变，相声的发扬光大依旧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使相声得到更好传承？

内功要扎实

不会说学逗唱的传统艺术功底，只是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而不是一名相声演员

相声是我国第一批非遗项目，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其他非遗项目相同的是，相声想要走得更远，关键还是在于传承。

作为参加今年央视春晚唯一相声节目表演的年轻演员，李寅飞受到了观众的瞩目。自小在北京长大的他，因受到三盘磁带的启蒙走上了曲艺发展之路。“我大姑父是曲协的，五六岁时经常去他家玩儿，书房里总是放着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三位艺术家的磁带，听多了就喜欢上了，常常跟着学。”李寅飞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家里有了一台电脑后，看相声的视频资料就更便利了。那时，正好获得了一套传统相声集锦、优秀相声集锦，他就常常边听边学，抄了词谱开始背诵，字还不会写几个，标了不少拼音，但依旧不亦乐乎。

《报菜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统相声贯口，也是李寅飞学会的第一段相声。与大多数初学者按照马三立儿子马志明的版本学习不同，他照学的是李伯祥那版《报菜名》。“不过，后来不少人告诉我，李伯祥的版本一上来就特别快、风格太有个性，不太适合初学者；但我五六岁时就把这个版本

背得滚瓜烂熟了，实在改不过来。”李寅飞笑着回忆道。

目前而言，流传至今的传统相声文本估计有300段左右，算得上较为经典的段子也至少有50段。现在舞台上表演的作品有不少是源自清末的传统段子，而且李寅飞体会到，即便在老段子上改编包袱，也要注意“外插花”（相声行话，指用作打比方、衬托等解释性的穿插）不要太多，以免破坏了传统相声文本的主干和脉络。

“年轻相声演员要学习多种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才能支撑住相声的创作灵魂。”在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看来，快板、京韵大鼓、京剧、太平歌词等多种艺术形式都是年轻相声演员需要学会的必修课。“难道演员在台上把观众逗乐了，就是在说相声？当然不是。不会这些艺术功底，他只是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而不是一名相声演员。”曹云金直陈。

“说学逗唱包含甚广。相声是语言艺术，说的不是相声人的事，大千世界才是我们的素材。过去的老先生们通过生活和学习了解曲艺百态，拿来修改提炼，夹叙夹议，为吾辈之责任。”李宽说。

“热爱”+“坚持”，是曹云金在采访中常常会提到的两个词。“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会说会讲是基本功，关键讲出来得让观众发笑，更进一步还得发人深省，这就要求演员要具备较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素养，还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懂得幽默，这样才能把相声传承好。”曹云金说。

创新不可少

相声应该贴近现代化的生活理念，融入热门话题。但创新，不能破了相声的老规矩

优秀曲艺文化的传承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和保留，同样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些“80后”的相声新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大多有更高的文化教育层次和更大胆的开拓精神，他们勇于尝试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借鉴姊妹曲艺的精华，标新立异、打破常规，给相声界注入了更多现代因素的活力和动力。

与传统相声相比，如今的相声艺术在

孜孜不倦。

笔者曾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古都西安街头进行随机采访，问起人们对丝绸之路的印象和感觉，一百个人里几乎有九十九个都能对答如流，有人还能列举出一系列风流人物。但当笔者提及对丝绸之路的前世与今生的认知，被询问的一百个人里几乎有九十九位又面露难色、缄默不语。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似乎丝绸之路这个由德国人命名的地理文化词汇始终也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史书和典籍，难道中国人对丝绸之路只是一知半解？难道中国人对丝绸之路仅仅似曾相识？

非也，其实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的认知和理解，已不仅仅是停留在知否概念上的浅显认知，而是沁入骨髓的深刻理解。因为，路就在那里，尽管她蜿蜒曲折了几乎两千多年，但活生生的过往生灵从未消失过，当然也已深深铭刻在历史尘封的记忆中。正可谓：古往今来人无数，未艾方兴不复

还。因此，今天再以舞剧的艺术呈现方式诠释这条世界上最富中国文化知名度和最具国际传播美誉度的路，就要以当代中国艺术家“讲好中国故事、提振中国精神”的文化担当，舞出堂堂正正的中国风和潇潇洒洒的国际范儿。

由此，在创作中我们更关注对人的塑造，并将这条路上N种角色的类型概括为行者、使者、护者、市者、和者、游者，还有一个内心信念的外化形象“引者”。

舞台上黄沙弥漫的寂寥空间，我们将其隐喻为一种人生境遇的场所。在其间不停行走的不同类型的角色，因各自生命冲动的不同而遭遇到的大漠上的不同人生境遇，演出了一出丝路上大开大合的精神戏剧。

行者，踽踽而行。独与天地同在，是大孤独，更是大圆融。只有心永远与他为伴，砥砺前行，去经历每一粒流沙的敲打，去感悟每一块砾石的世界。他们最经典的名字

叫玄奘、叫鸠摩罗什。

都说商人贪婪，可他吞咽黄沙，却吐出绿洲；他闻着骆驼的粪便，却一路铺开丝绸。他搬运财富，往西，华丽了罗马贵妇和波斯女子的妖艳；往东，安顿了江南织女日复一日流水不绝的操劳。他的名字无人关注，人们只是笼统地称之为贾胡、胡客。

大雁南飞时，她北行。有时候，柔弱才是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爱的方式、孕育生命的方式，也许比恨的方式、战争的方式，带来更多我们想要的。她们让人断肠的名字，叫解忧公主，叫王昭君。

……

整个舞剧就是形形色色的修行式的精神行走。

这就是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眺望：行走，在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走出丝绸之路，走出生命之路，走出觉悟之路。行走，在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走向商贸的繁荣，走向文化的纽带，走上精神的高地！



为今年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献礼的原创新舞剧《丝绸之路》，最近就要在京闪亮登场了。作为创作者，我们如同初为人母的女子，既心存激动又胸怀忐忑。亦如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先生谈及观后感时所形容的：“第一感觉很惊讶、很惊艳，比想象好很多很多。就丝绸之路的大文化主题而言，这个剧最大的亮点是具有一种精神与灵魂的引领作用，从创作角度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设计。”

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的情结，是对传统文化理解和接受程度的一种折射。提到丝绸之路，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耳熟能详，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文化情结萦绕于中国人心头已有千年之久；但是，细说丝绸之路，似乎又没几个人可以真正说得清道得明，因为它的传说早已被演绎的玄之又玄且神乎其神了。尽管如此，中国人探寻丝绸之路的兴趣依然乐此不疲。其实，不仅中国人如此，外国人更是津津有味且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敖蓉 梁婧

美术编辑 高妍

邮箱 jirbzmk@163.com